本朝分省人物考

人物考卷之二十六目錄

南直隸松江府二

劉兆元　陸樹聲
馮　恩　沈　愷
莫如忠　唐志大
楊道亨　胡　岳
朱大韶　唐繼祿
陸樹德　唐文獻
張之象　浦　澤

南直隸松江府二

楊燦

楊燦字仲玉華亭人弘治乙卯舉于鄉尋丁外艱舉辛未進士筮仕桐鄉桐鄉當八省之衝民罷於迎送乃與查覈節制著爲定籍狡儈折夫之徒盡繩以法以賢能薦調開化去桐之日民輟耕罷市攀轅截路開化人好訟重利輕生甚至飲藥斷腸取快小忿生女不舉以爲嫁貲皆痛與懲創其收馬金鎮之豪沮饒信姚源之盜寬殘破之賦尤爲人所懷服後陞刑

部主事以行立祠祀之名曰鐵知縣云明年乞便養
母改南京驗封主事已改考功又改武選而廖家守
紀遷北以燦剛正篤守于法任怨又自武選改考功
久之陞尚寶寺少卿轉應天府丞署京兆篆節財均
賦平物砥價都人士便焉江寧丞王震貪酷事覺震
已陞他縣囑者旁午曰彼邑之民何罪竟坐於法彭
鶴齡者溧陽民也嘗忤其舅誣以盜詞服一訊立得
其冤釋之其明而不苛類此會以灾異懇乞休致是
時了未義已成進士官吏科給事矣

董恬

董恬字世良上海人也弘治丙辰進士初授工部主事分司徐州約束漕舟公私稱便改刑部員外郎郎中明習律例有族子二人同毆殺叔母恬謂法當敘服制重輕司寇嶷以同罪果爲大理所反乙丑奉勅錄囚浙江平反減釋無不明愼事竣還朝逆瑾干政凡復命者必往謁恬既不往又無所賂遺乃摭以踰期限罰米二百石餉邊正德戊辰晉大理寺丞又遷右少卿時中外多故大獄屢興恭駁明當具得其情吳僉事廷舉被瑾逮繫陶給事諧劾瑾謫戍恬皆周旋其閒卒獲保全會瑾敗而乃有謂康海及恬俱爲

瑾黨者由是落職癸酉七月始上書畧曰臣遭逆瑾肆虐肆罰米奪俸回話待罪挫辱百至而言者反以臣爲黨緣臣實寃之臣身爲法官既不能誅討元惡又不能乞身求退罪深責薄放歸田里夫復何言但禮進義退人臣之節不可不明乞勅銓曹覈臣事由明臣心跡俾素節得白於後世即死無憾後事白詔以章服閑居至嘉靖丁亥卒年七十有四

李希顔

李希顔華亭人弘治癸丑魁禮闈授南京刑部主事擢廣東按察僉事時逆瑾勢傾中外希顔奉表詣闕

不趨其門京師稱爲鐵腰李遷雲南提學副使振作士氣滇人德之進本司按察使詞訟煩劇剖决如流以疾卒

張萱

張萱字德暉號顧拙上海人也登弘治壬戌進士授鄱陽令吏奸民衺號稱難治且歲輸無藝徭繁力屈民以爲病至則一切紓以惠政而抑強鋤汚獨加嚴焉踰年攺嵊縣嵊之豪右多匿丁田以輕賦盡括其實無所詭隱學宮傾圮大爲繕葺以敦歲祀大都抱公履方不能偶俗以是失使臣意而輿論方歸重焉

復改政和擢守茶陵州民雜習悍盜賊多恃黨亾匿
不可捕詰乃類編其族咸以連坐民懼盜息邑比丞
新民多越境占田歲負稅三百餘石狀其弊白當道
責丞新吏督徵轉輸以紓民累至若禁市甗杓賑邮
凡可以利民者靡弗寘力焉未幾以母憂去服除改
潞州州有藩府與役之擾且歲徵無定制豪右緣以
爲奸悉爲會計使邊輸存留輕重相等焉擢湖廣僉
事時長寶三府報獲盜百四十人察其誣引者悉原
之尤嚴獄囚瘠死之禁不得令仇家有所中傷楚有
捕蛇之役遣禁因以往無擾良民麻政馬政多奸荆

厰額外濫稅皆釐正其弊治行冠於湖臬臨擢陞參議致政以歸歸則怡情泉壑謝跡城府六十有九卒於家

曹閔

曹閔上海人舉弘治進士授沙縣知縣任滿民號泣攀留累日不得去至鄰邑民亦爭爲留之爲南臺御史正德初上疏極論宦官竊權下錦衣獄被杖幾不生瑾誅復官年未五十即引退養母十年母終枕塊得寒疾卒

唐錦

唐錦字士綱上海人少以文章爲長老所重弘治乙
卯魁南畿明年登甲科以時名推修大明會典因親
疾告歸侍養七年太安人嚴遣之始復赴部諸預修
纂者咸授京朝官錦恥援例止以常資除知大名之
東明縣縣治以河決頹圮披棘負萊隨宜區畫昇飭
一新建言者以河患不息奏開元賈魯河行北直隷
河南山東及漕運四巡撫議謂賈河淤爲平陸已餘
百年且延袤數百里非動百萬衆費億巨萬無成功
前元以開河致亂此非細故不若隨地隄備雖間有
害無他虞四巡撫藉其議以聞役遂寢其治守已執

法一以安民爲本暇則勘校文籍手不釋卷郡諸公
咸遣子受學因修大名府志十卷正德丁卯監司以
學優才敏政舉民安上其最陞授兵科給事中奉勑
清理廣東鹽法時中官劉瑾方肆貪殘諸所差委一
失其望即中以奇禍錦查覈積逋百餘萬引除所司
侵盜刼寘於法其餘悉與蠲除方是時復命者先謁
瑾錦既不隨衆又無所饋遺大忤其意然偵之無可
訊也乃坐以巡歷不過止擬公罪又遇革免乃於法
外謫判深州僅兩月瑾以逆誅轉陞南繕部主事方
修　孝陵中官倚勑欲開横費一裁之以法視舊額

省其半尚書孫公以是薦之勅使清理蘆洲大洗宿弊壬申陞刑部員外郎丁艱郡邑重其清素以賻奠遺之悉謝去服闋陞本部河南司郎中諸淹禁過十年未結者廉其可矜力奏出之竟任內無一滯獄司寇張公每以戒諸司丙子慮囚湖湘多所原貸遂薦陞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江西士大夫重清議甚稱之己卯六月逆濠誕辰次一日變遂發三司官被械儀衛司後復移禁東廝兩僞千戶二十校守之因集城中民激以大義得捕守城內官杜茂僞千戶朱眞輩四十二人奪其鎖鑰一城晏如將汀贛巡撫王公

守仁領兵駐豐城馳請入城已許其首功其所部奉新民兵卒往年招撫姚源遺寇輒乘亂夜掠燒蕩五十餘家錦將白之其領兵官畏罪先期譖之謂擒賊多出萬銳非錦功竟以地方失守落職

郁山

郁山字子静號水軒華亭人正德庚辰中禮部試辛巳成進士出宰龍泉邑多礦賊狐潛鼠伏急則匿還峒閒緩則復出歲以爲常設計捕之盡寘於法調知臨海秩滿陞工部主政分司浙江歲多羨額吏因緣爲奸始剏立簿籍以府幕一人監收貯之府藏自是

奸無所容用著爲式陞員外郎中出守溫州下車與所屬五縣爲約十條曰淸淹禁華積年禁科買止供席正出納免罰贖別善惡禁淹育時嫁娶禁浮屠政以身先俗爲一變時張孚敬得　上寵未艾於郡大起治第强市民居一日謂張曰相公居朝喜稱伊傅周召而居家顧不肯爲蕭何李沆何耶且厯垣里許矣張目攝之而地亦不再廣或謂張相國旦暮被召復在日月之際君勤苦半生甫得一郡而故與相提有如他日相國螫君獨不爲門族計耶唉而謝曰人生進退榮辱皆有定分卽如子言吾便葛巾藜杖浩

然而歸當何所損于視郁子靜豈驅赤子獵浮榮者哉治温二年忽以痰疾暴舉卒於官年五十六耳山風範端凝志節堅定人始望之若不可近久信其長者咸願託交驩焉平生涉歷宦途第以爲國爲民在念其視功名之際若浮塵流埃不足控揣也是年温士人請於督學祀名宦而淞亦奉其主入鄉賢祠

李　儒

李儒字宗文華亭人正德庚午舉於鄉明年中會試至甲戌始第進士時中貴竊柄淩轢士夫竟謝病以去家居十年未嘗一日歷乎其官而亦澹然無復有

冀於世也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　世廟馭極詔起恬退之士儒就選爲建寧推官屬守缺攝守事凡一切利害當罷行者無不悉力爲之未嘗以攝守故自苟雖職專平刑而澤之及人不獨鞫訊讞論而已久之擢南京禮部主事南部爲散吏而秩司爲清曹經歲不知案牘儒以靖約宜於其官三年陞刑部郎中遂請老而歸時年五十七耳儒貌古而氣清恒居以簪笏爲柴柵自建寧歸行李蕭然惟破篋貯書數卷而已儉朴寡欲糲飯弊衣終身以爲常歸卧林臯極幽居之勝以自肆於園池竹居之間優游以至於老

軼之老死汨沒於奔走者其人相去遠矣

戴　恩

戴恩字子充東濱別號上海人少穎悟儀狀端雅與弟慈在黌校俱以俊稱舉正德辛未進士授北京工部主事監浙江抽分事還收支管建乾清宮物料未幾轉員外郎督運營建大木戊寅進秩郎中階奉議大夫奉勅專理儀眞至臨淸河道庚辰擢陜西叅議未上官以疾懇乞致歸恩爲人外若寛弛而内寔機警明悟其監抽分也值歲課不登人咸難之恩曰吾寧以是獲戾不能效掊尅吏也御史王堯封特爲奏

免其職管建也出納物料總理愼勤有白金文綺之賜先是運木以民夫所在勞擾不能堪疏請用近京軍番替人頌其德其職河道也興舉廢墜剗滌蠹弊重開寶應裏河增修谷亭上下壩閘驛傳多空匱復苦權勢横索無紀轉益不支每公使至顧輒稽留不得發恩悉爲之處漸見規制　毅皇帝之南巡也郡縣吏往往棄印逃譴恩獨與總理河道御史龔公弘經畫供億送迎百務斬斬坐勞瘁構疾因有歸志比得請時方五十有三乞身於未衰可謂達於功名之際矣

沈霽

沈霽字子公華亭人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嘉靖癸未遷福建副使丙戌改貴州副使加叅政致仕卒年八十五號東海老人少有美質出語驚人讀書過月成誦一日錢文通公溥一見卽歎曰此梁棟材也他日必爲偉器布政夏止軒寅奇之以女贅年二十一始爲弟子員更受學於憲副曹定菴時中之門已而從胡敬齋章楓山講程朱之學歎曰此道學正脉也何以詩賦爲遂專心正學至忘寢食正德時江南病水區畫水利六條達於僉都憲命有司行之

以利民擢御史往來臺端路出鍾山後湖之間顧而樂之扁其居曰山水之間每公事暇讀性理大全書一有所得即記録味而玩之正德戊寅奉命按視江北未至全椒三里縣有被謀死者已逾十年矣沿途而訴默聽而目識之至縣坐行臺訴者隨之入與之言因忽不見急索弗獲是時齊獨見之左右莫見也既而廉得其人遂竟其獄人稱其神祭酒汪偉立雪寃紀異碑記之蓋其仁明正直鬼神先識之矣時值大水歲饑上疏請發粟賑之活者數十萬逆藩謀爲不軌特抗章言之不報　聖駕駐南都累疏請回鑾

言極剴切時儲嗣未立特疏請建宗室之賢以繫天
下望不報若備邊任將修德省愆親賢遠佞救災安
民及興利除弊旌善糾慝崇正學闢異端廣言路疎
内宦整紀綱前後百餘疏時論偉之遷副使肅清海
道擒獲叛賊吴三黄福等一十餘起民甚德之有犯
穿窬者諭之曰汝能改吾寛汝罪盜叩首願改行踰
數月復犯捕者獲之盜告捕者曰向誓不復爲盜今
何面目見沈青天耶遂自刎時有沈青天不愛錢日
飲青溪水夜來不着眠之謡江西廵撫聶賢特薦之
將召入會閩中有給事中史于光與海商王勝等欲

通番販易乃以貨賂按巡受而許之覊持曰不可此又盜賊所由起也禁弗容凡事有誤國害民者皆不曲從人訹之曰公若曲從必得獎薦覊曰吾豈以身計而誤國害民況吾薑桂之性老而愈辣雖革官退職亦所不計惟求其是而已矣改貴州兵備副使整飭憲紀動法聖賢率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而主以誠心建孔子之廟立朱子之祠行白鹿之教夷民由是信服至今稱之他如殲王藤之魁褫蒙氏之魄擒阿向之首不假兵車而元兇慴服小醜感化此皆其善政之卓然者也巡撫袁宗儒特薦之將處以京

璫而柄相竊權正直沮抑歎曰非其時矣遂引疾懇
乞休致得　旨以恬退可嘉准陞貴州布政司右叅
政致仕平生無私蓄雖歷任不受一物行李蕭然惟
圖書數卷而已居家十七年屏絕人事日誦四書六
經性理大全諸書并閩洛語録潛玩義理驗之身心
務爲踐履之學日對聖賢廢寢忘食者數年而後豁
然貫通始知道理皆具於心不假外求若徒求之紙
上而無得於身心則亦何益御史周亮北上謂之曰
治天下在進君子退小人方今小人在位羣邪肆毒
君職在諫垣必當進君子退小人乃可致太平也周

再拜曰謹如教又曰齋每夜就枕必思所行之事合於理則安寢或少有未合即睡臥不安天明即更其失如事已處而不可更者則書此事於壁後不敢再失也平生雅有著述不自表暴一日檢舊所著書盡焚之止存語録四卷閱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忽遘疾強起正衣冠而坐曰嗚呼死矣哉於心亦無愧耳瞑目而逝時嘉靖乙巳也

楊豫孫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爲人絕穎慧彊記博極羣書性端嚴沈毅明於理學即私居無燕褻之容與人交

傾𢊍𢊍相示而尤好稱引善類年十七舉應天丁酉
鄉試登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陞禮部
祠祭司員外郎郎中陞福建監軍道副使改湖廣提
學副使能正巳率人望之儼然諸生自考校外不輕
交一語尋陞河南叅政召入爲太僕寺少卿未幾改
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時華亭公當國引豫孫自
輔凡海內人物與國家典章悉諳而後行由是士大
夫欲求知華亭公者日輻輳其門豫孫遜謝之終不
能遺乃力求出遂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豫孫練達
政務諳識人情案牘剖决如流日坐鎮雅俗而已接

下官勤欵有禮吏犯小過輒以好言勸諭之不欲爲東濕毛鷙之令人皆愛而憚之踰年地方稱無事以病卒於官遺命家人無受賵賻况我平生其後上下諸司有所饋遺悉卻不受其守已峻潔至死不渝如此所著有經史譜遺二卷成史若干卷文集若干卷

朱豹

朱豹字子文上海人以正德丁丑進士知奉化縣調繁餘姚尋擢貴州道監察御史有直聲數上書言便宜事皆經國大猷未幾出爲福州守以卒福人之誦德不減治邑時也平生詩文甚多其先以詩名者四

世所由來者遠矣

敖英

敖英字子發青浦人正德辛巳進士由南刑部歷陜西河南學憲官止右轄所著心遠堂詩與幽思遠盡絕蹊徑超悟上乘足稱名家又著緑雪亭雜言東谷贅言皆關修身立政之大者非尋常稗官家可例觀也

楊秉義

楊秉義字士宜號麟山其先自上海徙華亭正德丁卯領南畿鄉薦甲戌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丁丑遷

兵科給事中當是時寧庶人有異志而諸權倖相比
周爲姦知言必不用引疾歸庚辰　武皇帝內誅外
討政由巳出乃起用改擢吏科辛巳　世宗卽位銳
意治理上言　先帝初政勤明中遭壅蔽國事日非
陛下承付託之重當臨蒞之始乞以爲鑒崇正學親
儒臣謹號令絕進獻責執奏於有司付叅駁於臺諫
詔旨不爲空言章奏不至停閣然後諸邪莫入而至
治可期　上深嘉納焉中貴江彬以迎立功入掌司
禮封弟英爲伯上言彬以鷹犬事　先帝虧損聖德
陛下入事大統本出祖訓彬何功而受重賞詔奪兩

人官劾楊侍郎儀姦回固寵罷之奉命犒邊軍故事
隆慶州步隊軍餘及鎭邊召募之衆賜皆不及而守
禦白羊口堡諸軍以名隸涿鹿亦不與行至居庸奏
其勞詔賜白羊視居庸餘皆半給至宣府盡覈漏丁
奏補給銀二萬兩又奏發内帑戶部羨銀積粟居庸
紫荆鴈門等關爲戰守備邊人賴之未幾丁毋憂甲
申服除仍爲吏科奉命巡視京營上言　祖宗重根
本計久遠設五府以統四十八衛立三大營以蓄精
銳十二團營以備調遣今承平既久官軍日減官馬
日耗一旦有警何以爲策宜詔兵部選將官實軍伍

惜戰馬如　祖宗之制從之丙戌遷右給事中丁亥
詔百司陳政之利民者首疏七事曰懲貪刻定法守
輕差徭省包賠蘇糧役恤竈丁謹邊防時稱有實會
制考察京朝官劾奏大學士張孚敬而下二十四人
或詣自辯曰予言誠謬然願吾有此言不願君有此
行辯者愧服其秋司徒錫山秦公司空安成趙公相
繼去國而陳道瀛以黃冠爲太常少卿抗疏論之不
報遷禮科左給事中戊子遷吏科都給事中尋病痘
解官歸

徐　階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世受耕不仕至父黼授宣平縣丞階生甫周歲而女奴墮之眢井小吏之婦號而出之則絕矣後三日蘇五歲從父移任墮括蒼嶺嶺深百餘丈衣絓於樹得不死二十舉應天鄉試學士董玘識其文於黜卷而異之寘高等明年對策遂爲第三人及第階爲人短小白皙秀眉目善容止既入謁內閣輔臣楊廷和見而獨異之指以語其寮曰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輩尋授翰林院編修予歸娶且北上念其父老亟返柎至彭城而聞訃歸服除補故官階性穎敏讀書爲古文辭傾身以事豪賢長者時新建

伯王守仁以講學傾東南階與其門人歐陽德同年而善之遂爲王氏學已而充經筵展書預修大明會典再預修祀儀大典時　上好更定禮制欲絀孔子王號去像爲木主籩豆禮樂皆有所抑損而首揆張孚敬緣　上指而發之下儒臣議相故囁嚅亡異同者階獨條其三不必五不可狀甚辨疏上報聞孚敬坐朝堂召階盛氣詰之階徐理前說且曰　高帝盡革嶽瀆號而獨不革孔子者何也孚敬遜曰　高帝少時作耳胡可據階曰　高帝定天下而後議禮寧少耶果爾明公之議四郊何以力據　高帝少作乎

敬頹盡赤曰爾謂塑像應古禮不㫖曰塑像非古然旣以肖而師事之何忍毀也乎敬曰程氏不云乎一毫髮不似吾親可以親名之乎㫖曰一毫髮而似吾親毀諸可乎且明公能盡必　列聖之御容無毫髮不似乎哉即何以處之乎敬語塞怒曰若叛我㫖正色曰叛者生於附者也㫖故未嘗附明公何得言叛長揖出于是　上亦緣乎敬意爲或問以難㫖而斥之外爲延平府推官故事自禁近出爲小官第優游養重耳㫖獨曰官大小非王臣耶且盤根錯節所以礪我不淺乃單車馳之郡至則連攝郡事清夙繫囚

三百吏輸銀法毋狡猾胥手毀淫祠刱鄉社學楔其所受鄒析書而韻宋儒之格言以授之使誦習竊獲尤溪之劇盜百二十人盡掃其窟穴三載遷黃州府同知當發鄉父老吏民祖餞傾道勒去思之文于石道擢浙江按察僉事提督學校階益勤于職歲行郡邑必徧以正文體端士習為先既唱名人人為語所以甲乙故諸生人人退自快服三載進江西按察副使以新建伯故有大功江西為祠祀之而大推明其學後以　皇太子出閣召拜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丁母喪歸服除即家擢國子祭酒其為祭酒雖

籍諸生淑慝以示懲勸而大指出于寬乂之擢禮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時年僅四十三故事吏部大僚鎬車門所接見庶官不能得數言以示嚴令階曰若爾何以能盡人才也乃痛折節修詞色而下之見必深坐亹亹咨訪邊腹要害吏治民瘼與尚書熊浹傾誠翼賛相與勵廉節奬恬退振淹滯抑躁競一時翕然歸賢會浹以直諫忤旨去而階數署部事所推轂皆天下長者乂之得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明年掌院事兼會典副總裁又明年與推内閣不果進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上察階勤敏又所委應制文獨

多稱　旨召入直無逸殿廬　賜飛魚服及尚方珍饌會吏部闕尚書廷推階爲首　上不悅曰階方侍朕左右何外擬也階遂請立　皇太子不報復連上疏請之又與同直四臣請之皆不報明年以　萬壽推恩加太子太保虜闌入塞遂薄都城階手疏請釋邊將之在獄者若戴綸歐陽安等詣行營自效報可已又請　上還大內亟召羣臣計兵事　上雖褒階忠愛而尚難還內召見羣臣時內閣推階督視九門階亦慷慨請行　上倚以自安會有中涓陷虜歸者以虜求貢書叩云不許我則進兵　上以示階及嚴

嵩等且召對便殿　上謂且柰何嵩猶爲緩語曰儀賊耳不足患階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

上曰然復問虜求貢書安在嵩出諸袖曰禮部事也　上復問階階曰賊重且深矣不許恐激之怒許則彼逞而厚要我　上曰苟利社稷珠玉皮幣何愛焉階曰要有重於珠玉皮幣者　陛下能許之否

上悚然曰卿筭之遠雖然當何處階曰請計緩之

上曰何謂緩階曰請遣譯者至虜所詰之以用中國書而無番文且徵其情實實則許之貢而責其暫出邊我得以益修備而援兵益集虜且走不走而擊其

墮歸可十全　上稱善者再嵩乃進曰　上幸一出視朝　上不答階與李本從傍臾之　上曰可爾得無驟乎階曰虜鴟張甚中外方洶洶恃　陛下得一蹕聲若大旱之得雷霆胡驟也　上始首肯階出爲會廷臣議皆言求貢非虜本情不宜示中國弱階因兼酌所以面請者疏上而　上果視朝申飭中外責數言事者甚厲虜尋以飽去乃下階疏弗許貢階因陳善後數策皆報可階所陳不能無刺譏用事者而當召對時又頗柱嵩口嵩故與夏言顯讐寘之死而言嘗薦階以是恨且忌之方思所以中階者而　孝

烈祔　太廟之議起初　孝烈皇后崩　上欲祔之
廟非中外公論恐千秋萬歲後所祧主或非　仁宗
而爲　睿考遂下階定議欲以　孝烈先祔階合諸
大臣議朝堂大約以　女后無先入廟者請祀之
奉先殿時諸公相顧莫敢應獨禮科都給事中楊思
忠以爲然疏上　上大怒謂階與思忠專之足矣何
諸臣爲令再議階不獲已乃小婉其辭以爲　太廟
九室皆滿若以　今上論　仁宗固在所當祧第此
乃他日聖子神孫之事而仰煩　皇上身自議之臣
等愈有不安於心者夫夏廟五商廟七周廟九今更

遞益之于 太廟奉先殿各增二室而升祔 孝烈
皇后則 仁宗不必祧而 孝烈可速祔 上難于
增 二廟謂階故設難以阻之愈怒促更議祧 仁
宗祔 孝烈所以督責階甚峻階惶恐謝罪不獲終
守前說而前是 上信眞人陶仲文言于邯鄲建呂
仙祠使階往落成爲齋醮以祈福階心知其非不敢
辭乃以議祔廟解而嵩内銜階亡所發乃發之思忠
于元旦摘其賀表誤廷杖之百而哄之冀以怵止階
遂謂階可孽也所以中傷階者百方一日獨召對
上與屈指論羣臣孰優至階而嵩徐曰階所乏不在

才乃才勝耳時咸寧侯仇鸞方言邊事有姝寵與階
共直舍酒杯小齟嵩益惡忌階鸞時利屬國虜朶顏
弱欲掩以爲功謂其實導虜請大發兵征之下禮兵
二部議階曰征之易耳一征而永撤我百八十年之
藩籬且侯鸞所云導俺答者即得之俺答所夫焉知
俺答之不利其土沃而假手我也我得其地不能戍
將毋爲虜外囿乎鸞自是不悅階然方與嵩角弗暇
也而會有獲虜功　上復下階及兵部議鸞嵩俱獲
峻加且延世而僅録階一子入監　上手注加少保
尋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始侯鸞自詭以必

大破虜得上要契眷寵亡兩而其後言益不讐顧益縱肆要請無已　上頗心厭之然中外猶畏其焰亡敢及者會鸞疽發背不能將虜警沓至尚嘐唶不肯吐大將軍印階密言其不可恃乞蚤更置將　上馳使奪其印鸞一夕自恨死死之五日而事敗妻子僇于市家盡籍嵩見仇鸞敗謂階同直舍將以是謀之而詗知自階發而奪印中夜扶牀行咄咄曰吾長于階二紀而智何少也自是謀稍息矣　上既誅鸞益親重階數與謀邊事時議減入衛卒以侯鸞嘗益之故階請毋懲咽而廢食今大同殘而內邊弱入衛卒

不可減也又言京營所以積弱之故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廩以資賞費又請罷提督侍郎孫禬

上始格于嵩不盡從久而皆用之一品滿九載賜兼金文幣寶鈔改兼吏部尚書宴禮部　璽書褒諭有加會兵部員外郎楊繼盛論嚴嵩罪狀而中有二王皆知其奸語　上怒下繼盛錦衣獄嵩謂二王深宮何所知我奸楊庶僚何繇知　二王之知我奸必有交關其間者屬陸炳根究階戒炳即不愼一及　皇子如宗社何又爲危語動嵩曰　上僅二子萬一根究得之必不忍以二子謝公所罪左右耳公

獨柰何顯結宮郎怨也嵩戄然懼乃寢而是時倭事
起上以所蹂躪多階鄉而階又曉暢軍事以故數數
詢問時撫按亟告急請兵而職方郎謂兵發則倭已
去誰任其費尚書惑之階持不可則以羸卒三千人
往階上疏爭之曰江南腹心地也捐以共賊久矣今
據撫按奏報或云意不在搶而在擾勢不欲去而欲
留彼皆眞有以驗之而鄙臣于千里外乃能隃度賊
之必去又隃度其去而必不來而阻援兵不發置此
腹心地于度外臣所不能解也夫用兵之道當計發
與不當發耳不當發則毋論精弱皆不發以省費當

發則不發精者以取勝而奈何用虛文塗耳目置此
三千羸卒與數萬金之費而餧賊臣又所不能解也
尚書乃懼請發精卒六千人俾偏將軍許國李逢時
將焉國已老逢時敢深入而踈驟擊倭勝之前遇伏
潰當事者方以發兵爲階咎冀因而搖階而階復上
疏謂法當責將校戰而守令守令者將校一不利輒
坐死而守令偃然自如及城潰矣將校復坐死而守
令復僅左降此何以勸懲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
爲兵者一而民者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校也夫守
令勤則糧餉必不乏守令果則探哨必不誤守令警

則姦細必不容守令仁則鄉兵必爲用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報可階又念虜移庭牧宣大與虜雜居士卒不得耕種米麥每石金三兩而所給月糧僅七鐶半菽且不繼時畿內二麥熟石止直四鐶可及時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鐶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鐶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士卒可飽一月食其地米麥當亦漸平具疏上　上大悅令客撰論行之時大同右衛危督臣楊順與御史路楷比而殺故言官沈錬至是復納賄嚴嵩以求脫給事中吳時來遂與主事董傳策張翀劾嵩不勝下獄幾

株及階階既已免每出直輒稱病謝客不見而益共
謹于應制筆札　上久而察知階忠廉有所諮問故
密以示嵩者皆舍而之階壽加兼太子太師會　上
所居永壽宫災徙居玉熈殿隘甚以問嚴嵩嵩乃請
上徙南城　上不懌更問階階曰　上今居玉熈
猶露宿爾臣子何忍安枕請筴之今者楚蜀甫息肩
不可復困令伐材即伐材亦不可以歲月計而時方
營三殿有餘材其小而不中程者以當永壽則尚鉅
請以責司空雷禮可計日而就　上悅如階議而命
階之子尚寶丞璠兼工部主事同閱視時　上復自

玉熙徙居玄都殿聞京師內外多盜意恐恐欲以大
營兵入衛階謂外兵衛宮禁非便請以錦衣緹卒衛
玄都而營兵列宮城外爲儲胥以相屏蔽報可新宮
成　上郎日徙居之命曰　萬壽宮而褒階忠謀進
少師兼支尚書俸予一子中書舍人子璠亦超爲太
常寺少卿而嵩日屈議者頗善嵩對而微謂階之臾
吉然以天下之恨嵩迫欲去之而歸階政不以過也
時階論邊將則薦故遼帥楊照與偏將馬芳董一奎
之材勇　上郎爲擢用論有司失職則言吏部不當
狥賄囑　上郎爲罷歐陽尚書而拔郭朴代之論選

庶吉士請賜御題以防泄嚮嚴詞察以防挾遞　上
即爲罷選于是中外喁喁覘　上意所在而階滿十
二年考賚金綺鈔緡如九載予誥命賜宴禮部亡何
而鄒御史應龍論嵩父子罪　上勅嵩致仕下其子
世蕃獄戍之于是階始爲政書三語懸之直廬朝房
壁曰以威福還　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
還公論公卿大夫咸侃侃冀行意矣會袁煒數出直
階請以時邀至直所同擬旨　上不可階謂事同衆
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巳則私私則百弊生乃從之會
問階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

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爲我攖之深情隱慝人爲我發之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而見諸施行即不實亦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　上稱善良久自是于白簡所封進即小忤弗深治而言路恃以發舒矣時工部請開例而議及贖鍰僭謂贖鍰例以濟邊市穀者今一切充筐篚宜嚴禁之往者兵興餉日增民益困今寇漸輕矣宜裁省逋額徵者宜以緩急爲限皆用　詔旨行之民稍蘇伊王坐法錮　祖陵貲當籍故事籍貲者悉入內帑僭示意撫按俾部禁物應

畧而餘金錢三之二以一充邊用一補宗藩之祿不給者廣大冠張璉平　上以運籌策歸功階階力辭僅領下賞乃至大朝工完階自擬僅賞金一鎰幣二　上手筆加半虜後縣墻子嶺闌入直趣通州報至階草　勑命鎮遠侯顧寰等爲九營營九門外文武大臣英國公張溶等廵視九門内緹騎帥朱希孝帥其腹心將校往來干陬以故中外心稍定而　上方以祝釐斷章奏兵部尚書楊博得警急不敢奏而謀之階以便宜檄宣府帥馬芳宣大督臣江東各以兵入援芳兵先至階請于　上亟賞之又請重江東權

俾諸道兵俱屬焉虜阻白河水從通掠香河　上令看詳楊博疏階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虜果趣順義不得入乃走古北口其後軍遇叅將郭琥伏而敗頗得其所鹵人畜輜重始　上以尚書博不豫聞與總督楊選之不能却虜而任之入也怒甚俱欲有所處分而未發階念能爲縣官任重曉暢邊事者毋如博即一旦失之緩急何恃且博與選不能兩全乃備言博雖以景命祠釐禁不敢疏聞而兩鎮兵皆其所先檄者　上復問選令尾賊能擊之否階言非尾賊乃送之出境也　上以是盍怒選竟誅

之而不罪博至賊退大遷賞勤王將士忽以階與輔臣袁煒勤勞欲加恩有所重進而次及尚書博等皆力辭言賊得志而去不能大有所芟刈方憂愧之不暇至于臣博方爲臣言欲席藁待罪而未敢幸　上赦之將洗心滌慮以圖後善何恩賚可希始袁煒聞而咎階謂何故辭至是　上報諭言博果有人心者當不安此恩賚也煒乃服階從容爲　上言亡論練事如博即舍博疇能委心事縣官如博者　上然之自是注倚博不復替矣階請收戰士骨瘞以大冢具十中牢爲文祭之明年虜復窺黃土嶺及一片石

上憂以問階階謂有白文智在而胡鎮董一元兵相
肘腋三人者皆梟將亡慮也亡何虜果爲文智所拒
却　上悅超予二官又請城張家灣城成與通聯絡
爲重以　萬壽進階爲建極殿大學士其仲子瑛自
中書舍人遷尚寶少卿而袁煒驟貴爲少傅建極殿
大學士煒故階門生也躁而驕頗欲以氣凌階上階
故柔之時握其手曰公命世才也非公誰可與計天
下者煒以故益攘臂公卿間亡所憚其俱爲承天志
總裁諸學士以志稿上煒不以讓階而竄改之殆盡
階亦不問也諸學士意不平以語階階第曰任之而

已會煒以久疾失　上懽請急而歸卒于道階獨嘗
國內不自安數上疏請增置輔臣而　上數難之階
乃客疏乞休　上固留不允階蹐言臣雖庸寧不
知　天恩之與　聖知若此而忍負之所以不欲久
用首臣者竊爲　主權國政計俾恩威常在　上而
紀綱法度不至爲久而專者所攘耳于是階緣上旨
復請益二輔而　上復難之令俟數月愼擇乃可階
言臣不敢避難顧衰轉甚矣內閣事體繁郎閑敏者
非假以歲月不易周悉萬一旦夕之間溘先朝露郎
有繼者何所取裁夫人才須作養於一二年之間而

取用於數十年之後恐未以數月就也　上自是與階謀進尚書吏部嚴訥禮部李春芳入內閣而起故吏部尚書郭朴于憂俟滿代嚴訥郭朴者階所薦也

潘恩

潘恩字子仁號笠江上海人嘉靖壬午舉於鄉明年遂成進士知祁州歲當均賦爲正冊籍清弊覈隱戶無匿田田無匿稅參互新舊衷而劑之高下稱平調劇禹州衷以情法調其競絿人以大服至相語曰毋相仇避潘侯毋甚口愧大守在禹未幾而積儲爲列城最會歲侵發庚而貸之無饑者擢南京刑部員外

郎丁內艱服除補原秩典河南鄉試考官遷廣西按
察僉事提督學政廣西故僻而椎於訓詁外無所嫺
習乃增益藝文須之多士而其要歸在於敦本實貴
器識時靖江王驕勒其國衛卒之子弟毋得充諸生
即充諸生者必以賄不則銀鐺其父若兄移文長史
司謂王復勒諸生試者吾立論糺汝而後諸生乃得
就試嘗署按察篆勾捕王所匿大猾必得乃已王滋
銜之其後竟與御史監司競并上疏誣恩　上遣法
曹置獄會勘事得直遂進四川左參議遷山東副使
監臨試事時柄相有與御史修郄者摘其錄語以為

譏訕詔遠御史及提調監試者時傳上震怒且叵測
恩曰　上明聖詎忍以語言寘人死且　上或卽死
之而生之毋非德也已入獄寘對謫贛州推官丁父
艱歸服除知福州府轉南京禮部郎中陞江西副使
屬洞寇漸平遷浙江左叅政分守杭嘉湖道方按部
海鹽而島寇猝至圍之數十匝時城無見兵但鼓舞
吏人晝夜登陴不少懈而城卒以全進雲南按察使
尋擢江西右布政使已轉左首革贓吏出納之弊郡
邑來上賦者如寄已而郡邑亦不得緣是而取羨久
之拜右副都御史出撫河南下車首問父老閭左所

疾苦得黃墨綬以上不職狀輒移文顯責之至有望
風解綬去者徽恭王子載埨嘗輕去其國以覘留都
又多掠良家子充後宫占民田賊殺無辜十百事恩
與御史悉發其罪狀論廢徙徽旣失國伊庶人忮惡
尤甚首鍛其鋒剪厥羽翼而豫州部稍稍息肩矣又
嘗飭練礦卒付裨將將之以赴島寇有功　上賜之
金幣遷刑部右侍郎再擢南京工部尚書時督餉都
御史章渙嘗有疏以經略中原名觸　上諱將坐以
誹謗恩謂章非所宜言然其意在憂時耳雲南廵撫
游居敬與黔國相觝沐中之將坐以擅興激變恩謂

游特行事不當物情耳事取旨非擅興也夷狡不良不爲激變二公皆得比於寬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遂上疏請飭臺綱剔吏弊蘇民瘼凡二十條 上皆嘉納之已偕太宰考察庶官一時凛然稱肅再上力請致仕得允既歸闔門養威重晚更嗜書自六經子史以及國家典故毋論金匱石室即虞初小黃衣所纂靡不手録而彙之一室蕭然唯圖書自環而已享年八十有七卒訃聞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謚恭定二子皆成進士長允哲學憲次允端方伯

劉兆元

劉兆元字德資上海人自少舉止不類凡兒及爲諸生常試高等嘉靖四年中應天府鄉試先是其所親有肆誣害者及得舉則又曰吾固稱德資聰明今果然矣不以介意益厚遇之上海俗奢好自矜眩獨閉門讀書雖兵陣風角占候之書皆手自抄寫時從野老散髮箕踞樂飲不自表異計偕還渡江登秣陵諸山呼古人名舉酒與相酬不醉不止也後謁選授懷慶司理會中使銜命降香王居山民苦供應多逃亡適攝郡篆能以權智辦濟使者告成事而去嘗慮囚一女子呼冤察其誣繫獄已二十年出之武陟富人

以女許巨室因借其資以致大富而壻家後貧悉結
諸豪爲証欲離婚責令歸其女而疑富家多女婢耶
歸恐非眞女乃問有老嫗嘗識其女面有黒子已而
果非眞怒欲按籍其家竟以其女成婚爲人寛和坦
易至于持法雖宗室貴人請乞不能奪也尋以病去
官至淮陰道卒臨卒於邑曰吾始與唐元殊飲酒讙
呼寧知有今日耶我死於此無親知故人爲訣男未
成女未嫁負用世之志而不施命也夫唐元殊者幼
從父宦汀州與元殊同學相善友時偕遊二老峯皮
冠挾矢從僮奴上山以酒自隨酒酣相視大笑人莫

能測也後元殊過海上時不見已數年爲道平生慷慨泣下當炎暑置酒且歌且飲酒酣裸立池中傳荷筒以爲戲既困於酒且爲水所漬竟以是病而卒

陸樹聲

陸樹聲字與吉號平泉華亭人家世業農又貧無所佐讀則強之服田與傭雜作私常帶經而鉏一日隨父輸賦于邑中隣寓有授經師者竊聽之恍然有解偶覔楮爲文里師見之驚賞避席是年方髫肅公爲令試第一補邑諸生嘉靖庚子遂舉於鄉明年舉會試第一選庶吉士久之授編修一日同館謁壽分宜

皆更緋衣而入獨青袍鵠立其間分宜則目攝之
肅皇帝祠竹宮儒臣競進青詞獨無所預庚申廷試
充掌卷官知鼎魁陰有所屬故混其卷分宜亟索不
能得聲色俱厲澹然不爲動事竣請告還里丁外艱
服久除不出即家拜南京國子監司業勉一就職未
幾即請告歸闕適園宴處若將老焉辛酉起左春坊
諭德掌院篆乙丑進太常卿管南京國子監祭酒作
訓諸生十二條大約以立志治心爲要太學生至今
誦之其年秋進吏部右侍郎引疾不就隆慶戊辰起
原官疏辭者再竟不出尋復起原官兼學士教習庶

吉士抵淮復告歸壬申陪推內閣郎家拜禮部尚書
疏辭不允以是冬詣　闕時江陵當國喜相引以爲
重及見相對湛然意無所接則大失望其蒞秩宗率
正僚屬引經誼以裁典禮操持凜凜無敢干以私嘗
以公事謁江陵適冢宰先謁客坐甚偏江陵急引正
之毅然就坐或諷以相君威嚴宜少委蛇默不應蓋
已浩然有歸志矣疏上江陵託弟中丞挽之微示將
有別命笑曰一史官去國二十年始一出山豈爲樹
桃李希撈膴耶疏凡五上乃得賜告乘傳歸瀕行疏
陳十事而內辨公府抑戚倖斥貂璫尤觸時忌江陵

益大咈頊之就視邸中則踞床以見抗手謝曰病甚負公推轂柰何翌日拂衣而歸矣先是自家赴闕伯兄樹芳出餞之謂曰出處有義汝宜自斷於心若此兩稚者惟欲汝躋顯貴渠居家有資藉勿之聽也兩稚者指其子也兄弟間切磋率敦道義遺榮利如此江陵敗臺省交疏推薦無虛歲而高卧彌堅終無世念己丑子彥章成進士當館試手書戒以毋趨捷徑毋暱權門澹泊寧靜守吾家四字箴乃吾子也戊戌年九十遣中書存問於家壬寅　皇太子立遣儀部劉憲寵再存問焉時九十五歲矣尚跨馬郊迎　詔

旨觀者夾道相指目以爲眞天人也以乙巳年卒壽九十有八詔賜葬祭贈太子太保諡文定初試南宮時郡守王公華夢謁帝庭庭下數百人羅拜口舉善人曰陸樹聲云守覺而異之比得第一人報守語人曰此君冥行通神明他日祿位名壽必皆第一至是果驗居恒言士大夫於世法中惟廉取薄享可續壽命之原何從更慕長生爲也故運炁服食諸術一切謝絕而坐享期頤其自信者深矣燕坐齋中半靜息半繙閱意至漫書數條往往有神解文紀甚富不悉列

馮恩

馮恩字子仁號南江華亭人由嘉靖丙戌進士以行人勞王文成軍因薦東脩爲弟子文成甚器之已擢御史分司留臺先與刑曹抗論執訊獄牒體尋疏論留守魏公不得越江役衛卒時汪御史大夫鋐愎而險能窺伺　上旨沮折其屬又阿諛時相數更職守自固恩疏論之有身軀不滿五尺罪惡貫於四凶之句會　上方喜新貴人議分建南北郊又欲令　皇后出蠶北郊而擿其不合者以邪徙闢之中外惴惴恩獨抗疏援古親蠶郊祭之禮極陳時政乖違災變

勳　上速停二議開言路且以堯舜之用元凱而唐宋之殉林甫安石爲戒會彗星見東井又抗疏論汪鋐爲腹心彗及二相臣宜亟罷復倣范希文百官圖例悉品諸大臣得失詞甚峭厲　上怒甚馳緹騎逮之下　詔獄適汪大夫遷太宰以例會審南闕門汪執筆令校卒持恩轉膝面之恩卽起立不跪辯甚強項汪遂以上言大臣德政律署之法當斬恩挺身出下觀者皆嘖嘖歎曰是御史鐵膝鐵口鐵膽鐵骨相傳爲四鐵御史且録其語流播中外及冬當就法有遺之以藥者恩曰御史陳事不當惟有伏歐刀都市

伸明主三尺耳何以藥爲後得減戍雷州後赦歸雷人祀之十賢堂以配宋寇準李光輩恩材大孟廢居恒慷慨謂猶可爲德於一鄉出橐貲買瘠田募貧人佃之教以計然之策會有天幸傍畝益拓所入漸廣乃推贍三族之貧者若干人又贍布衣交貧者若干人會倭亂有士女避徙者皆授廬傳餐以濟之大饑疫設粥劑藥所全活甚衆　穆廟初御極旌諸言事者年七十餘矣銓曹難其老䟽進大理寺寺丞再加朝列大夫有葑蕘集行於世

沈愷

沈愷字舜臣嘉靖己丑進士華亭人官楚藩參知嘗爲寧波太守時邑民與番夷貿販往來海上闌出入無禁愷爲厲禁犯者輒置重法後有議以兵剿者愷力持不可謂衛所哨兵皆貪生怖死綿力薄材向者徵兵應調見賊率皆立馬股慄其不能格也明甚且海中其所出沒而我驅人以入其巢穴有斲首就戮已耳莫若嚴爲防守不使登岸奸販之徒不得下海則糧盡計窮自然遠去當事者不聽遂出師果大潰死者無筭愷沉慮遠謨高襟曠度政餘喜攻詩文後以事忤朝貴遂托親老乞歸居家杜門著書與物無

兢恂恂一儒生也初乏嗣後竟得子人以爲厚德之報年七十餘監司薦其賢愷絕意仕進益懋家修槩其平生豈數數於世者所著守株子論人多誦法之

莫如忠

莫如忠字子良號中江松江人嘉靖間由進士官至浙江布政刻有崇蘭館集如忠撰著皆緣本經術博綜羣籍檢括名理漸涵藴藉尚體要而發之藻蔚故其文深厚爾雅紆徐宛委體裁於廬陵詩則抒寫性情諧合風雅而緣情體物敷腴雋永其尤所膾炙于時者五七言近體可上方王孟抗行岑劉槩其全體

則本之閎博之學入深湛之思取材備而發皆應節若函冶之剸犀動中窾會㤥㤥乎游作者之域矣葢其性尚玄泊簡薄世好而恬於仕進通籍以來數引疾家卧斂神用以一意著述晚解藩政歸杜門掃軌游神竹素里邑後進贄所業以就正者披衡其間披衷導窾片言解頤奉以指南一時懐鉛之士樞趨景從者視爲龍門信作者之端表也

唐志大

唐志大字子迪華亭人爲人敦朴沉毅志量弘遠領嘉靖庚子鄉薦明年遂成進士世傳春秋之學及司

馬史記朱氏綱目至於本朝與勝國交代之際其事蹟考據尤詳是以上下數千年間治亂興衰如指諸掌釋褐時適西北多故每與儔輩語及時事輒爲籌策證據今古議論侃侃其貌又虎鬚燕頷聞其論接其狀者咸曰他日握兵權定三邊者必子廸也而獨念其母陶夫人又獨子辭華要之選求南曹冷局以便養親竟授南京行人司副使道歸將迎母以行比歸則母病方劇依違久之不忍捨久遂上疏乞終養凡再上乃得旨既謝職家居敦行色養之道割產以贍女弟事季父極其敬愛修先世家規以整齊其族

人貧不能自給者賑之又於宅傍建屋一區羣族之子弟延禮名師餼穀而課試之上承母夫人之歎而教行於族閒居樂志自謂三公不易也無復有出山意會倭寇海山三吳被毒尤慘聞吳興地僻兵宜不至遂奉母夫人與羣從弟妹子壻居焉又於僻地結屋數十椽以居族人之無依者上下千指以一人拮据其間爲之籌畫生計無何而大疫起先及母陶夫人既而妹與壻及其季父相繼淪逝親護數喪衝冒兵刃歸葬里中復趣還吳興遂病不能起其歿也無以爲殮踰月之後家人無以爲食欲歸郡城無以爲

家聞者靡不高其人而悲悼之

楊道亨

楊道亨字豫甫別號九華山人華亭人爲諸生已有聲譽數試不利有司著藝凡數萬餘甫得解成嘉靖丙辰進士授行人出使諸藩以秉禮最改刑部主事遷員外郎中出爲眞定太守眞定爲三輔最大郡又當東西孔道冠葢羽檄肩摩素彊力自勵吏抱案請署先所急者次第呼署而抶其不當請者曰太守乃爲猾胥作地耶兩造紛爭而吸不顧第擿其中要窾呼一二把訟大猾厲聲曰若不吐實立碎若首矣以

故聽訟不數語而決會虜騎入紫荆畿輔大震行視
郡三面皆土城歎曰幾不與虜共此地耶顧郡有羨
緡耤之以白於臺請因石于山因陶于土三面咸甓
石之不匝月而畢益濬濠及築滹沱隄以外拒水
而內護濠乂之滹沱挾淫霖而水汎溢堤且潰乃督
僚吏多益置土牛木楗之類捍之而身露立城上爲
文以禱禱既而有若青羊者一目獨角印首而逝水
亦隨落郡人咸加額稱神君云諸上賦金郡例有火
耗或至十之三以供守費一切革之已遷雲南副使
會巡撫與直指不相能附新鄭相首中御史并以中

之巡撫故同年進士託以陰伺直指隱事銜其不奉
旨也而新鄭所惡故國乃華亭人以是相比而萋菲焉事下後御史廉問因延見吏民詢故太守狀吏民叩首譁曰楊使君僅飲一杯水柰何以他事誣衊之御史方陳白其屈抑而疾已不起矣

胡岳

胡岳字仲申華亭人起家刑部主事歷員外郎四川按察僉事湖廣副使廣西右參政福建按察使江西廣西右布政江西左布政使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改大理卿未上卒岳爲人以氣節勳業自

許事至能立斷爲刑部時慮囚鳳陽大姓爭田鬬不勝因殺叔誣之獄具憚莫敢决岳至乃訊决遷四川芒部寇川南岳當分巡會病議更川西奮然而起卽督兵入其山斬木通道二百里募死士塞賊走路大合兵搗之誅降凡若干人捷聞賜白金文綺巳備兵於松藩嚴戎籍實朘廪厲侵尅之罰禁卒之以月餉質富室者居數月粟餘於廪人有餘力矛戟甲仗營堡關梁事事改於舊諸夷讋焉總憲於閩數據法直民死罪按贓吏不以御史意假貸語時譏御史御史至面發赤乃止閱故牘得事之未報者晨夕下郡縣

盡閫之屬檄日常八九至吏傳食不能給而聽讞乃
恒有暇手校四書五經及晦菴先生集鋟梓以傳江
西吏巧文而輕犯法爲置簿書勾稽以時遠覗廣聽
奸至卽發閒以禮規御史御史怒岳不爲撓曰吾務
盡在我者治事如初至疾病猶扶掖以出御史竟不
能有加後至者以績聞拜中丞益自奮首爲書數千
言徧以授羣吏巳乃汰冗費更役法民視産出錢歲
不過十一役於官有常期榜懸籍刻吏無得動郊廟
建詔市材楚蜀吏盜官錢更賦民或張旗幟擊鼓伐
金從徒百餘行視民所植出黃紙封之縛其主怖曰

當自輸京師民號泣致厚賄乃免岳嚴爲禁楚人賴以安歲饑手疏以請　上爲減所輸全活甚衆岳既勤於政疾復作迨被徵巳艱於行會聞繼母喪自江西歸其家踰月遽卒岳平生於財廉所至未嘗市民一物其與人處言笑歡謔洞然不疑然或以不義攖之輒訶怒巳又輒霽嘗面折人之過聞者震悚不能勝及論薦人才終不沒其善交游姻故雖在寒賤拯援周邺必盡其情然不可干以私故賢者服其誼不肖者忘其怨宣力任事初若不容於俗而卒成其名致位通顯葢非獨所遭際爲然嘉靖巳亥卒年六十

有六

朱大韶

朱大韶字象玄號文石華亭人當在娠時大父夢一羽士擁從卒挾書印以授之曰將及而孫是夕生少神氣警爽目光烱烱旁射成嘉靖丁未進士選庶吉士讀中秘書其思雲涌川決頃刻數千言立就館中諸大老無不器重之而尤留心經濟凡禮樂刑政錢穀兵戎之數俱縷縷口畫心計國家有重事則相與咨詢焉巳酉授翰林檢討奉使冊封湘藩登太和浮洞庭望匡廬從大江過金陵所紀咏著作爲多歸而

奉觴上兩尊人壽還分校禮闈時倭寇起東南歲苦
兵所在屠掠念其兩尊人特甚乞願改南遂得司業
即迎二親於官邸時兩都士侈慨然歎曰太學故養
士地今諸生皆誦法孔子而鮮衣怒馬六博蹋鞠爲
戲無有明於尚齒貴德之訓者教化之謂何復以宋
祭酒訥故事著功令示之不獨數考校以課其材已
也無何解任而歸歸則構樓於城東北隅置圖史朝
夕觀覽左右遠眺自適取名快閣以萬曆丁丑卒年
六十有一

唐繼祿

唐繼祿字子廉上海人嘉靖癸丑進士初授浙江遂安知縣有異政召拜監察御史出按湖廣雅以風稜自持卽郡守庭謁後不行燕見之禮所至繫汰贓墨吏無筭性英敏彊記而又長身嶽立嘗與兩司錄囚囚籍一覽輒了然間掩籍漫舉一二獄情詰兩司兩司倉卒或不能對以是愈益嚴憚之若神君然楚中以里甲爲累歲里長一應卯百需攢蹙之猾胥緣以爲奸利動至傾產繼祿爲覈縣官一歲所需若干第歛金有差貯之官量入爲出令里長毋得復應著爲畫一法楚人至今便之行部荊州會輿山盗起穴高

鷄寨鑿礦行刼衆至三千人而縣官利賊礦砂之入匿不以聞郡守徐學謨上狀繼祿卽日下雕剿之令守言大侵後兵食俱詘未可輕動且寨險峻難猝攻不如檄降之便繼祿默然良久曰吾策之矣擒賊盡先擒王乎乃縛縣官來囚之郡獄而陰遣沙市巡檢趙應奎詣高鷄寨諭以朝廷威福宜早自解散不且齏汝肉賊下寨羅拜巡檢泣曰吾等爲饑寒所迫故聚而丐食一聚則不得散縣官復餌我謂上人未之知也今日之命懸於巡檢願巡檢活之應奎馳歸以賊語報繼祿領之急檄郡鈐符票三千如賊之數復

遺應奎詰寨人給一符待以不死姑斥之還籍有符者監兵毋得擅殺報功月餘賊黨散盡高鷄寨平是役也不煩地方一金而歸夷數千里閭安堵如故後擢大理寺寺丞晉少卿擢南京操江僉都御史晉屯鹽副都御史以疾告尋卒於家年五十一繼祿爲人自少嚴整介潔生數歲而孤事寡母以孝聞立朝幾二十年門生故吏有所餽遺無論公私一切謝却居家庭儼如官府絕無燕褻之容即僮僕不敢仰視在告時親朋亦罕覩其面繼祿故無子卒時生子方一歲人以爲有天道云

陸樹德

陸樹德字阜南華亭人少保陸公樹聲季弟也登嘉靖己未進士出司理嚴州在事精明綜覈雖耿介絕俗而不喜爲煩刻其於單赤尤能曲體其隱奉檄按武義令夜行橐有所居間叱之使持去盡法無貸麗御史尚鵬於屬吏鮮當意者獨至樹德則曰廉士廉士秩滿陞刑部主事改禮科給事中　莊皇帝每朝及經筵默不發一語疏言上下交爲泰非與公卿輔弼相論難何以劘君德而酧萬幾不報又條議諸邊計甚晰時　上不豫中璫有請開戒壇爲　上造福

用利益者復抗疏言佛法非聖世所有特其空寂澹泊稍有合於吾儒寡欲養心之旨故其說久而不廢若乃戒壇度僧男女叢雜宣淫導侈固佛之所深惡者柰何輕信左右之說而遽復之夫 陛下不以聖躬爲虞固所事佛 陛下而以聖躬爲虞則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邇聲色萬全道也亦佛所深契也 上爲停戒壇無何 上晏駕時中貴人保横甚新鄭相决策去之而言路各有疏發其奸私保遂逐新鄭而併齮諸言者久之僅移尚寶卿滿三載始擢應天府丞尋改太常少卿故事九列持資簿待遷亡滿

考者而前後凡七年以中貴人保在事故也然而任
職奉公所在政理已進太僕卿擢右僉都御史出撫
山東時中貴人保者已罪竄矣至則與按使者約脯
脩不相入車門絕私書僚屬相戒為愼留客不過酒
茗鮭菜而優晏絕矣又請裁募兵費蘇里甲戒苛罰
俱報可東人大悅素不喜食肉行部所給蔬粥一簞
器而已箠朴不妄施而獨嚴於貪墨吏無所縱舍時
時按覈東人以為神明體素羸以竭精吏事遂病脾
會德藩官後有白雲湖者故民佃也而奪於王業已
歸民矣至是復與中貴人比必欲再奪之執不聽自

是悒悒不得志遂移病以歸居官所與遊皆當世豪傑所言皆天下大計所蒞處必閭閻利便生平未嘗以私干人亦不受人私其直諫忤旨及犯權要人者屢矣而歷位融顯優游令終乃知事有冥數彼逢諛者之徒自敗其聲身名也

唐文獻

唐文獻號抑所華亭人母懷孕時夢一人送糖餅撞至其家覺來異香滿室遂應時而生少即岐嶷不凡穎敏喜學萬曆丙戌捷南宮廷對擢第一人果符前兆授修撰請告歸里依然寒素越二年補任歷中允

諭德少詹禮部侍郎掌院事辛丑分考甲辰副考最稱得人乙巳值内計公正掌院所甄別詞林不少假借山陰歸德一時去國獨以身周旋其間而楚獄妖書事起賴以多所斡旋正氣得稍申葢其生平嚴請托絕附麗蔪蔪孤立故諸所揆裁和平婉麗而慷慨正直之氣戛戛筆劄間冊立　東宮詔出其手筆所著忠清仁辨性習解于理學多羽翼仁明武箴三省箴于　廟謨多補裨至立家訓數千言而其要旨則欲以學問磨礲氣質以禮法檢束身心以良友益友爲蓍龜以拒邪惡少爲酖毒數語更堪不朽人多誦

法之居官二十年斤斤守儒生故我而臨大事決大疑則屹然不爲利害死生所奪未及大用而卒海內知與不知靡不歎惜云

張之象

張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超號王屋上海人幼矚覽不羣以諸生卒業國子屢試弗第遂棄經生業專力治古博綜羣籍囊括百氏勒成一家言與海內士別建旗鼓而馳其詩爾雅冲澹興寄寥遠有魏晉風其文閎深奧衍出入東西京若緩頰盱衡攷據前聞剖析疑義當世宿學咸以爲不及單辭片楮傳布人間無